

Victor Hugo

Les Misérables

悲惨世界

(下)

WINSHARE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

[法] 雨果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Les Misérables

Victor Hugo

75
24/8.2

悲惨世界

(下)

[法] 雨果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 雨果 (Hugo, V.) 著; 李玉民译.
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.9
(外国文学名著文库)
ISBN 978-7-5080-4331-9

I. 悲… II. ①雨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6324 号



出品策划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 bookstore.com>
装帧设计 陆智昌
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

悲惨世界

作 者 [法] 雨果
译 者 李玉民
责任编辑 郭 宇
特约编辑 赵志明 王其进
美术编辑 陈 辉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35mm×965mm 1/16
印 张 78.25
字 数 1320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080-4331-9
定 价 48.00 元 (上下册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第八卷 坏穷人

一 马吕斯寻觅一个戴帽子的姑娘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

夏季和秋季相继过去，冬天来临了。无论白先生还是那姑娘，都没有再步入卢森堡公园。

马吕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再见到那张温柔可爱的脸蛋儿。他一直寻找，到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

曾几何时，马吕斯还是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，是个果断、热情而坚定的男子汉，是个头脑构筑一个个未来、大胆向命运的挑战者，是个富有种种雄图、方略、豪情、理想和志愿的有为青年，而现在却成了一条丧家之犬。他极度悲伤，眼前一片黑暗。完了。工作觉得心烦，散步觉得疲惫，独自一人又觉得无聊。

曾几何时，广阔的自然还五彩缤纷，充满各种形体、光亮和声音，充满启迪、教育、远景和前途，而现在却向他展示一片空虚，仿佛这一切全都消逝了。

他还一直在思考，舍此也干不了别的事，但是思考中已无乐趣可言了。而思考不断低声向他提出的种种建议，他每次都黯然回答：有什么用呢？

他百般责备自己。为什么我要跟随她呢？当时只要看见她，我就满心欢喜啦！她不时瞧我一眼，难道这不已经很可观了吗？看她那神气是爱我，这不已经足够了么？我还要怎么样呢？到此为止，不会再有什么，我也太荒唐了，是我的过错，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。

他的心事丝毫没向库费拉克吐露，这是天性使然；可是，库费拉克猜得八九不离十，这也是天性使然。起初，他祝贺马吕斯有了意中人，同时也诧为奇事，后来见马吕斯十分忧伤，就终于对他说：“我看你这家伙简

直是个蠢货。嘿，到郊外茅庐去走走吧。”

九月有一天，马吕斯见风和日丽，便打起了精神，让库费拉克、博须埃和格朗太尔拖到索镇舞会，期望也许能在那里找见那姑娘。真是白日做梦！自不待言，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。“怪事，凡是丢失的女人，都能在这儿找到啊。”格朗太尔独自咕哝道。马吕斯丢下朋友，离开舞会，步行回家去。他孤单一人，又疲倦又焦躁不安，在夜色中眼睛模糊而忧伤。身旁驶过一辆车，满载着从舞会归来的欢乐歌唱的人们。他让这喧嚣和尘土弄得头晕目眩，实在心灰意冷，只好吸着路边核桃树的刺鼻气味来清醒头脑。

他的生活又恢复旧观，越来越孤独、迷惘而沮丧，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惶惑中，在自己的痛苦中来回徘徊，如同落入陷阱的狼，怀着一片痴情，到处搜寻那不见踪影的姑娘。

还有一次，他遇见一个人，立即产生异样的感觉。当时，他走在残废军人院大道旁边的小街上，迎面碰见一个头戴鸭舌帽、一身工人打扮的男子。马吕斯惊叹那帽下露出的几绺白发美得出奇，又注意打量那人，只见他步履迟缓，仿佛忧心忡忡，沉浸在冥思苦索中。说来也怪，他似乎认出那是白先生，同样的头发、同样的身影，只是多了一顶鸭舌帽，走路的姿势也一样，只是显得更加忧伤。可是，为什么换上这身工人装束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种乔装打扮意味什么呢？马吕斯十分诧异，等他缓过神儿来，头一个举动就是跟上去，说不定他终于能抓住他寻觅的踪迹呢？总之，应当靠近再瞧瞧那人，解开这个谜。然而，他这个念头来得太迟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马吕斯走进一条横巷，未能找见那人。这次相遇，在他脑海里萦绕了数日才消失。他心中暗道：“说到底，那人很可能只是外表相像罢了。”

二 发现

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，对谁也不留意。

当时那座破房子的住户，也的确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。他为那家人付了一次房租，但无论同那父亲，同那母亲，还是同那两个女儿，他都没有讲过话。其他房客不是搬走就是死了，或是因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去。

那年冬季的一天下午，太阳露了一下面。那是二月二日，正是古老的圣

烛节，而不讲信义的太阳，却预报了六周的寒冷天气，并引发马蒂厄·朗斯堡^①的灵感，使他写出堪称古典名句的两句诗：

大晴或小晴，
老熊回山洞。

那天，马吕斯从自己的洞里出来。

夜幕降临，正是去吃晚饭的时候，唉！还得吃饭，胸怀多少理想激情的人，也有这种弱点啊！

他刚跨出门槛，就听见扫地的布贡妈讲出这段令人难忘的独白：

“现在，有什么东西便宜？全那么贵。世上只有痛苦便宜。这世上的痛苦，真是一钱不值！”

马吕斯沿着大街，缓步朝城关走去，以便拐上圣雅克街。他低着头，边走边想心事。

在夜雾中，他突然感到被人撞了一下，扭头一看，却是两个衣裙褴褛的年轻姑娘，一个瘦长，一个稍矮，二人气喘吁吁，神色慌张，飞快跑过去，就好像要逃命似的。刚才她们迎面跑来，没有看见他，交叉而过时撞了他一下。在暮色中，马吕斯看见她们脸色苍白，披头散发，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，穿着破成布条的裙子，光着脚。她们边跑边说话。

那个高的低声说道：

“冲子^②来了，差点儿把我铐住！”

另一个说：

“我一看见他们，就溜了，溜啊，溜啊！”

马吕斯从这种凶恶的黑话中听出，宪兵或市警差一点儿抓住那两个女孩儿，两个女孩儿还是逃脱了。

她们钻到他身后路旁的树木下面，那白色的身影，在黑暗中还依稀可见，过了一会儿才消失。

马吕斯站住望了片刻。

他正要继续往前走，忽见脚下有个灰色的小包，便俯身拾了起来，看似一个信封，里面好像还有纸。

① 马蒂厄·朗斯堡：十七世纪比利时列日城司铎。

② 冲子：黑话中指警察。

“唔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大概是那两个不幸的女孩儿失落的！”

他掉头往回走，连声呼唤，但没有找见她们，心想她们已经走远，便揣进兜里，前去吃晚饭。

他走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径上，看见一口儿童棺木，蒙着黑色殓布，架在三把椅子上，由一根蜡烛照亮。暮色中的两个女孩儿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。他想到：

“可怜的母亲！还有比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去更伤心的事，那就是看着他们活受罪。”

继而，这些令他触景伤情的影子，都离开他的头脑里，他重又沉浸在习惯的思虑中，重又想到在卢森堡公园的芳树下，那露天沐浴阳光的爱情和幸福的六个月。

“我的生活变得多么黯淡忧伤！”他心中暗道，“我的眼前总有年轻姑娘出现。不过，从前全是天使，现在全是女鬼。”

三 四面人^①

晚上，他脱衣裳要睡觉时，手触到他在路上拾起放进衣兜里的小纸袋。他早已置于脑后，这时想到，应当打开看看，也许里边有那两个女孩儿的住址，如果真是她们的东西，不管是谁的，找到线索就好归还给失主。

他打开信封。

信封并没有封住，里面装有四封信，都没有封上。

每封信上都有姓名地址。

四封信都散发一股烟草的辛辣气味儿。

第一封信的姓名地址写道：“夫人收，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，议会对面广场第……号”。

马吕斯心想，信上很可能查到他要找的线索，况且有信没有封，看一看似无不妥。

信的内容如下：

^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侯爵夫人：

悲天悯（悯）人之心是更加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。移动您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和慈悲的目光，看一看这个不幸（幸）的西班（班）牙人吧。他忠实于正桶（统）的神圣事业，现（献）出自己的鲜血和全部钱财，以便捍（捍）卫这一事业，结果自己糟（遭）难，如今落到一贫（贫）如洗的地步。夫人是令人敬佩的人，无移（疑）能给予救济（济），以使一个骗（遍）体怜（鳞）伤、受教育有荣誉的军人，在及（极）度困苦中保全生在（存）。侯爵夫人，事先就似（仰）仗您满怀的人道，以及您如此不幸（幸）的国家发生的兴趣。他们的祈祷不会图（徒）劳，而他们的敢（感）机（激）之情永远保留美好的回意（忆）。

夫人，请接受在下的敬意，有此荣辛（幸）的

堂·阿尔瓦雷兹，西班（班）（牙）泡（炮）兵上尉，到法国避难的保王党人，正为祖国奈（奔）波，又因缺少经挤（济）来原（源）而奈（奔）波无法继续。

信上虽署了名，却根本没写地址，马吕斯希望能从第二封信上找到。第二封信姓名地址为“夫人收，德·蒙维尔内白（伯）爵夫人，珠宝街9号”。

马吕斯念道：

白（伯）爵夫人：

写信人是一个不幸（幸）的母亲，有六个孩子，最小的才八个月。自从上次分娩（娩）以来，我就一直生病，又被丈夫扔（抛）弃有五个月了，毫无经挤（济）来原（源），进入及（极）度贫（贫）困境地。

满怀深深敬意，并一心指望白（伯）爵夫人，有此荣辛（幸）的

妇人巴利扎尔

马吕斯再看第三封，还是求告信。信中写道：

巴布尔若先生，选举人，针织品批发商，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拐角。

我贸然给您写信，请求您同晴（情），给予针（珍）贵的照顾，关心一个刚给法兰西剧院送了剧本的一个文人。那个剧本是历史提（题）材，故事发生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。自（至）于风格，我认为自然的、简练的，可能有点特色。还有四个地方的几个唱段。滑稽（稽）、严肃、出人意料，再加上人物性格多样性，再加上点梁（染）全剧的浪漫（漫）主义色彩，而整个剧晴（情）又神秘（秘）地进展，曲折跌宕（宕），几经突变才结束。

我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满足逐渐机（激）发本世纪人的种种裕（欲）望，也就是说“时髦（髦）风上（尚）”。这是一种认（任）性古怪的风信旗，几乎总随着新刮的风变化。

尽管有这么多优点，我还是有理由担心，那些享有特权作者又疾（嫉）妒又自私，让剧院拒绝（绝）采用我的剧本，因为我深知人总要让初出道者吃尽受挫的苦头。

巴布尔若先生，您是文学坐（作）家的贤明的保护人，我久闻大名，因此大胆派我女儿去向您沉（陈）述在这炎（严）冬时节，我们机（饥）寒交迫的苦状。我之所以请求您接受我把这个剧本和今后写的剧本全敬现（献）给您，就是要向您证明我多么渴望有幸（幸）得到您的屁（庇）护并用您的大名为我坐（作）品增光。如不见气（弃），多少赏我一点，我就立刻着手写一部湿（诗）剧，以表示我的敢（感）机（激）。这部湿（诗）剧，我要尽量写得完美，先成（呈）送给您，然后再编入那部历史剧的开头并般（搬）上舞台。

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（致）以最深切的敬意。

尚弗洛 文学家

又及：哪怕只给四十苏。

请原谅派小女前去，我不能亲聆（聆）教诲（海），唉！

说来原因真可怜，衣关（冠）难以见人……

最后，马吕斯又打开第四封信。姓名地址为：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”。内容有如下几行文字：

善人：

您若肯劳动大架（驾），陪小女来一趟，就会看到贫（贫）困的灾难场面，我也可以向您出示我的证书。

您看到这些文字，康（慷）慨（慨）的灵魂一定会动侧（惻）隐之心，因为，真正的哲学家总会产生强烈的冲动。

富有同情（情）心的人，您会承认，人到了机（饥）寒交迫不甚（堪）忍受的地步，为了得到点救济（济），要让当局同意实在是痛苦的事，就好像我们贫（贫）困等救济（济）的时候，连啼机（饥）号寒和饿死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命运对一些人残酷（酷）无情（情）；而对另一些人却无比康（慷）慨（慨），爱护备至（至）。

我等待大架（驾）位（莅）临，或者您的捐曾（赠），如果您肯行好的话，那么我请您赏面子，真正高上（尚）的人，接受我的敬意，怀此敬意有辛（幸）做您的

十分卑微并

十分恭顺的仆人

P. 法邦杜 戏剧艺术家

马吕斯看完四封信，还是不甚了了。

首先，没有一个署名人留下地址。

其次，这些信仿佛出自堂·阿尔瓦雷兹、妇人巴利扎尔、诗人尚弗洛、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个不同人之手，然而奇怪的是笔体一模一样。

如果说四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，那又怎么解释呢？

此外，还有一点表明这样猜测很贴近，全是同样粗糙发黄的信纸，全是同样的烟草味儿。尽管写信人明显力求变换笔调，但是同样的错别字却堂而皇之地反复出现，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都同样未能避免。

费心猜测这一小小谜团徒劳无益。这东西如果不是拾来的，倒真像是一场捉弄人的把戏。马吕斯太忧伤，即使一个偶然的玩笑也无心凑趣，无心参加仿佛马路要同他玩的游戏。这四封信就好像在嘲笑他，同他捉迷藏。

况且，毫无迹象表明，这些信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碰见的那两个姑娘。总之，这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废纸。

马吕斯又把信装回信封里，整个儿扔到角落里，便上床睡觉了。

约莫早晨七点钟，他刚起床用过早饭，正要开始工作，忽听有人轻轻

敲他的房门。

他一无所有，从不锁门取下钥匙，只有少数几次有急活儿才例外。而且，他即使出去，也往往把钥匙留在门上。“有人会偷您东西的。”布贡妈常说。“偷什么？”马吕斯回答。还真言中了，有一天，一双旧靴子被偷走，让布贡妈好不得意。

又敲了一下门，很轻，还像头一次那样。

“请进。”马吕斯说道。

房门打开了。

“有什么事儿，布贡妈？”马吕斯问道，但他眼睛并没有离开桌上的书稿。

回答的却不是布贡妈的声音：

“对不起，先生……”

那声音低沉、微弱、哽塞而嘶哑，是个老头子喝烧酒烈酒过量的破嗓子。

马吕斯急忙回过头去，却看见一个少女。

四 贫穷一朵玫瑰花

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，半打开房门站住。陋室的天窗正对着房门，惨淡的天光透进来，照到姑娘的脸上，只见她面色苍白，身子羸弱枯瘦，只穿着一件单衣和一条裙子，赤条条的躯体在里边冻得瑟瑟发抖。一根绳子当作腰带，另一根绳子就当发带。尖突的双肩从衬衣顶出来，肌肤白里透黄，好似淋巴液色，锁骨积了泥垢，双手通红，嘴半张开，黯然无色，里边牙齿不全，两眼无神，又大胆又猥贱，整个形象是个先天不足的少女，而那眼神却像个堕落的老妇人。五十岁和十五岁相混淆，这种人集软弱和可怕于一身，叫人见了不落泪就会不寒而栗。

马吕斯站起来，神情愕然，打量眼前这个人，觉得她酷似穿越他梦境的那个身影。

这个姑娘生来并不丑，却落到这种丑样，叫人见了格外痛心。她幼年时期，模样儿一定还很美。青春的光彩尚在抗拒因堕落和贫困而未老先衰的丑态。残存的美，在这十六岁的脸上奄奄一息，犹如冬天早晨的白日，就要在狰狞的云雾中消失。

这张脸并不完全陌生，马吕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，小姐？”他问道。

姑娘回答的声音像醉鬼苦役犯：

“这是给您的一封信，马吕斯先生。”

她叫出马吕斯的名字，那就无疑是找他来的；然而，这姑娘是谁？她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？

她未等主人发话就走进来，毫不迟疑，走进来又扫视整个房间和凌乱的床铺，那泰然自若的神态看着真叫人难受。她光着脚，裙子有大洞，露出长腿和瘦膝盖。她瑟瑟发抖。

她真的拿着一封信，递给马吕斯。

马吕斯拆信封，注意到用来封口的面包糊又宽又厚，还是湿的，信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送来。他念道：

可爱的邻居，年轻人！

我知道您为我做的好事，半年前替我付了一季度房钱。年轻人，我为您祝福。我大女儿会告诉您，进（近）两天来，我们四口人，连一快（块）面包也没有，我老半（伴）有病了。如果说我在思想上毫不决（绝）望，也是因为我相信可以指望您康（慷）概（慨）之心，您看到这种沉（陈）述，一定会有人道之举，并渴望保护我，大肚（度）布失（施）给我一点点恩会（惠）。

我向您致以人类的恩人应得的崇（崇）高的敬意。

容德雷特

又及：我女儿等待您的分（份）付（咐），亲爱的马吕斯先生。

从昨晚起，马吕斯就陷入迷魂阵里，看了这封信，如同地窖里有了烛光，顿时全明白了。

这封信和另外四封信是同一出处。笔迹一样，风格一样，错别字一样，信纸一样，连烟草味儿也一样。

五封信，五个故事，五个名字，五种署名，却只有一个署名者。西班牙上尉堂·阿尔瓦雷兹、不幸的母亲巴利扎尔、诗剧作家尚弗洛、老戏剧家法邦杜，四个人全叫容德雷特，假如容德雷特本人真叫容德雷特的话。

马吕斯住进这栋破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们说过，他极少有机会看见，乃至瞥见他那寥寥无几的邻居。他心不在焉，目光也随神思而转

移。应当说，在走廊里或楼梯上，他不止一次同容德雷特家人擦肩而过。但在他眼里，那不过是些人影，他根本不注意。因而昨天晚上他在大马路撞见容德雷特家姑娘，却没有认出来，那显然是她们姐儿俩，而这一个刚才进屋来，他在厌恶和怜悯中，也只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现在，他一目了然了，明白他这邻居容德雷特生活艰难，就靠投机取巧，利用行善人的施舍谋生，搞来地址，用假名字给他认为有怜悯心的富人写信，让女儿冒险送去。须知这个当父亲的到了穷途末路，不惜拿女儿冒险，当做赌注，跟命运进行一场赌博。马吕斯还明白一点，从昨天傍晚她们气喘吁吁、仓皇逃窜的情景，从她们讲的黑话来判断，这两个不幸的女孩还可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她们堕落到如此地步，全是这一切造成的，她们在人类的现实社会中，既不是孩子，也不是少女，也不是成年妇女，而是贫穷制造出来的又淫荡又纯洁的怪物。

可悲的生灵，无名无姓，无年龄，无性别，也无善恶之分了。走出童年，在这世上就丧失一切，既无自由，无贞操，也无责任。这灵魂，昨天才吐放，今天就枯萎，宛如失落街头的鲜花，沾满了污泥，只等车轮碾碎。

这工夫，马吕斯以惊奇而痛苦的目光注视她，而姑娘则像幽灵一样肆无忌惮，在破屋里走来走去，毫不顾忌难以蔽体的衣裙，有时，她那未扣好的破衬衫几乎滑落到腰上。她搬动椅子，弄乱放在五斗柜上的盥洗用具，还摸摸马吕斯的衣服，各个角落都搜索遍了。

“嘿！”她说道，“您还有镜子呢！”

她旁若无人，哼唱闹剧中的唱段、轻佻的小曲儿，那沙哑的喉音实在惨不忍闻。然而，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，却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窘迫、不安和屈辱的意味。无耻即可耻。

看着她在屋里乱冲乱闯，或者说打转转，就好像见了阳光惊飞或折了翅膀的小鸟，这场面比什么都惨不忍睹。但是这又能让人感到，如果换一种命运，受了教育，那么，这个少女欢快活泼的举动，倒会给人以温柔可爱的印象。在动物中间，生而为白鸽，绝不会变成白尾海雕。这种情况只有在人类中间才会发生。

马吕斯这样想着，由着她去做。

姑娘走到桌前，说道：

“嘿！这些书！”

她那黯淡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又说道：

“我呀，我识字。”

她的声调表达出能炫耀点什么的那种高兴劲儿，任何人听了都不会无动于衷。

她急忙抓起在桌子上摊开的一本书，相当流利地念道：

“……博端将军接到命令，要他率所部旅的五营人马，攻占位于滑铁卢平原正中的乌戈蒙古堡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说道：

“啊！滑铁卢！这我知道。当年在那里打过仗。我父亲参加了。当时我父亲在军队服役。我们一家人不含糊，全是波拿巴派，真的！滑铁卢，就是打英国人。”

她放下书，又拿起笔，嚷道：

“我也会写字！”

她蘸了墨水，转身对马吕斯说道：

“您想看一看吗？喏，我来写几个字给您瞧瞧。”

她未等马吕斯回答，就在桌子中央的一张白纸上写了：“冲子来了。”

写罢掷下笔，说道：

“没有错别字。您可以瞧一瞧，我和妹妹，我们受过教育。我们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天生并不是……”

她话说半截儿住了口，无神的眸子盯着马吕斯，继而又哈哈大笑，说了一声：“算啦！”那声调包含了极度恬不知耻所压抑的极度惶恐。

接着，她又开始用欢快的曲调哼唱这样歌词：

我饿呀，爸爸。

没有吃的。

我冷呀，妈妈。

没有穿的。

哆嗦吧，

小洛洛！

啼哭吧，

小雅克！

她刚唱完这一段，又马上嚷道：

“马吕斯先生，您有时去看戏吗？我呀，就常去。我有个小弟弟，他同艺术家交上朋友，时常给我门票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侧面的条凳座。坐

在那儿别扭，不舒服，有时还很挤。那些人身上的味儿也真难闻。”

接着，她一副怪样子，端详马吕斯，对他说：

“马吕斯先生，您知道自己长得很美吗？”

二人同时想到一点上，姑娘微笑起来，马吕斯脸却刷地红了。

她凑上来，一只手搭到马吕斯的肩上。

“您没有注意我，可我认识您，马吕斯先生。我在这儿楼梯上遇见您。还有几回，我到奥斯特利茨那边溜达，看见您走进一个叫马伯夫老爹的家里。您头发乱糟糟的，这样倒是很好看。”

她的声音有意发得十分轻柔，结果只是变得十分轻微，有些字从喉头到嘴唇的路上丢失了，如同在一个缺音的琴键上弹奏。

马吕斯微微往后退一下，以冷淡而严肃的口气说：

“小姐，我这儿有一小袋东西，想必是您的，请允许我交还给您。”

说着，他把装有四封信的纸袋递给姑娘。

姑娘拍手嚷道：

“我们到处找啊！”

她一把抓过纸袋，边打开边说：

“上帝的上帝！我和妹妹好找啊！哪儿知道让您捡去啦！是在马路上捡的吧？大概是在马路上吧？要知道，我们是跑的时候丢掉的。是我妹妹那死丫头干的蠢事。我们回到家里才发现不见了。我们不想挨打，打也没用，一点儿没用，绝对没用，所以我们回家就说，信全送到了，人家对我们说：‘滚蛋！’这些可怜的信，原来在这儿！您怎么看出来是我们的呢？哦，对啦！是看字体！这么说，昨天傍晚，我们跑过时撞到的是您呀。这也不奇怪。没有看见。我还对妹妹说呢：是位先生吧？我妹妹说：‘我想是位先生！’”

这工夫，她打开了一封寄给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”的求告信。

“噢！”她说道，“这封是给去做弥撒的那个老头儿。对了，正是时候，我给他送去。也许他能给我们点儿钱吃饭。”

她又笑起来，补充道：

“我们今天要是能吃上饭，您知道算什么吗？就算我们前天的午饭、前天的晚饭，也算昨天的午饭、昨天的晚饭，都留在今天上午一顿吃了。哼！少废话！狗东西，你们还不满意那就饿死！”

马吕斯听了这话，才想起不幸的姑娘来他这儿寻求什么。

他摸摸坎肩兜，什么也没有摸到。

那姑娘还讲个没完，就好像忘了马吕斯在跟前。

“有时，我晚上出去，有时干脆不回家。搬到这儿来之前，那年冬天，我们就躲在桥洞下面。大家紧紧挤在一块儿，免得冻僵。我小妹妹冻得直哭。水，多么凄凉！我想到投水淹死，可心里嘀咕：不行，那太凉了。我一个人随便乱跑，有时就在沟里睡觉。您知道吗？半夜里，我走在大马路上，看见树木像刀叉，看见漆黑的房子那么高大，就像圣母院的钟楼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那白墙就是河流，我心里嘀咕：噢！那儿也是水。星星好似彩灯，仿佛冒烟，要被风吹灭。我都看呆了，耳边好像有许多马呼呼喘气。尽管大半夜了，我还听见手摇风琴的声音和纺纱机的声响，是不是我怎么知道？我以为有人向我投石子，我弄不清怎么回事，赶紧逃跑，什么东西都旋转，什么东西都旋转。人没有吃东西，就是这种鬼样子。”

她失态地注视马吕斯。

马吕斯搜索所有衣兜，挖掘好一阵，终于凑了五法郎十六苏，眼下这是他的全部财富。“够今天吃晚饭的就行了。”他心想，“明天再说明天的。”于是，他留下十六苏，将五法郎给那姑娘。

她一把抓起钱币，说道：

“嘿，出太阳啦！”

这太阳好像能融化并在她头脑里引起雪崩，她讲出一连串黑话：

“五个法郎！亮晶晶的！大头币！在这破洞里！可真邪门！您是个好娃子。我可以把我这老跳掏给您。宝贝儿真棒呀！够两天吃喝的啦！吃肉的穆升啦！吃烩大马尔啦！可劲儿吃啦！穷得好舒服呀！”

她将衬衫拉上肩头，朝马吕斯深施一礼，又亲热地打了个手势，边说边朝门口走去：

“您好，先生。说什么没关系。我得去见老人家了。”

她经过五斗柜，发现上面有一块在灰尘里发霉的干面包，就扑过去，抓起来边啃边说：

“挺好吃嘛！真硬！要把我的牙硌坏啦！”

说着，她出去了。

五 天赐的窥视孔

五年来，马吕斯一直生活在贫穷、清苦乃至困境中，现在才发觉他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贫困。真正的贫困，刚才他见到了，就是刚刚从他眼前走过的那个鬼魂。只见识过男人的贫困，其实还不算什么，应当见识一下女人的贫困。只见识过女人的贫困也不算什么，应当见识一下孩子的贫困。

一个男人到了穷途末路，那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他周围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，也就跟着遭殃！工作、薪金、面包、炉火、勇气、善良，一下子全没有了。外面的阳光仿佛熄灭了，内心精神之光也熄灭。在一片黑暗中，男人遇到处于软弱境地的妇女、儿童，便凶暴地逼迫他们去干卑鄙的勾当。

这样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。围住绝望的壁板又薄又脆，每一面都对着邪恶和犯罪。

健康、青春、荣誉、初长成的肉体圣洁的顾忌、心灵、童贞、廉耻，灵魂的这层护膜，全遭受这种摸索出路的行为所控制和残害，而这种摸索碰到污秽便安于其状。父母、儿女、兄弟、姊妹、男子、妇女、少女，全都聚合混杂，不分性别、亲缘、年龄，也不分卑污和纯洁，几乎像矿物结构层。他们挤作一团，蜷缩在一种命运的破巢里，面面相觑，陷入悲苦凄惶之中。那些不幸的人啊！他们脸色多么惨白！他们多么冷啊！他们好像住在离太阳比我们远的一个星球上。

在马吕斯看来，这姑娘就是从阴间派来的。

她向他宣示了黑暗世界整个丑恶的一面。

马吕斯几乎自责，不敢想入非非，陷入儿女情长，结果时至今日，连邻居都没有瞧一眼。为他们付房租，只是一种机械的举动，人人都做得到，而他马吕斯，本应做得更好。怎么！他同这些贫苦无告的人，仅有一墙之隔。他们被排斥在世人之外，在黑夜中摸索着生活。他同他们摩肩擦背，可以说是他们所接触的人类链条的最后一环；他听见他们在身边过活，更确切地说苟延残喘，而他却视若未见！隔着墙壁，每日每时他都听见他们走动，来来往往，说话，而他却闻若未闻！他们话语中有呻吟之声，而他却听也不听！他的神思飞往别处，飞向梦想，飞向不可能有的光芒，飞向虚无缥缈的爱情，飞向痴心妄想的情恋。然而有些人，他在耶